九華集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九華集卷七

宋 員興宗 撰

三史[illegible]經[illegible]評

使[illegible]昳[illegible]盈於天下者史家之罪也蓋六經實主于名教而諸史多叛於名教六經自非諸史之所及而諸史不本於六經之道其實則為害者本無益於六經而六經之與義往往因諸史而不明於天下此甚可悼也奈

何史臣反取遷固范曄三史謂可以亞六經揭為不公之論以示来者嗚呼安得吾言而告之哉且以司馬子長之才在漢元朔間竭其肺肝述秦漢故事自謂孔子復出今吾觀其書猶不及丘明遠甚則班范而下不論可知也請獨指一史記而言之則是非了了自見今夫庸懦之儒使讀遷之天官書則必曰其驗詳其旨深其舉事幽遠真得羲易之體也雖比孔氏之繫豈為過哉使讀遷之列傳則必又曰觀其不虚美不隱惡不急急

於窮達究辯誠得古詩美刺之風也雖比孔子之刪豈為過哉嗚呼使斯人之徒而視今日亞六經之論則將含笑而和之矣豈有白黑之辨邪至若淺見之士使讀遷之世家則將族坐而議曰昔孔子以隱之遜而首班于春秋今遷取泰伯而列之于傳首是春秋貴遜之義也不幾于孔子之作歟使讀遷之封禪等書則必揚袂而言曰昔孔子以三代之誓誥備載于書今遷取漢家詔令悉載于此是亦書録誓誥之類也不幾于孔子之

定歟嗚呼使斯人之徒又語以今日亞六經之論則將
喜跳而是之矣豈顧雌黄之當耶非特此也聖人作禮
記樂記而遷亦作禮書樂書後來議者遂以遷于孔氏
之門不啻更駕合轍殊不知諸人之許遷者乃道路之
言爾非天下之公議也何則孔子之述六經本非得已
觀其易編而三絶詩蔽於一言書斷自唐虞春秋訖于
定哀禮習于宋木之下樂正於反魯之時所以作六經
者憫道之不行而欲託辭以載道于天下爾使後世之

讀易者知吾爻象之意而不泥於卜祝使讀詩者知吾
風雅之意而不乖于美剌使讀書者知吾治亂之意而
不膠于荒唐不根之論至使之讀禮讀樂讀春秋亦莫
不知吾正道之歸此乃六經之至效而亦吾夫子之心
也今遷之撰者則異於是觀其傳龜策傳日者其事類
淫巫瞽叟是義易之所恥也其泥于卜祝孰大焉觀其
剌晁錯美公孫剌三代之征伐美嬴秦之苛暴是古詩
之所恥也其乖於美剌孰大焉觀其紀黄帝紀顓氏非

斷自唐虞之意是古書之所不為其膠於不根之論孰
大馬至若序禮樂之制度則非孔氏戢鐘鼓輕玉帛之
義序楚之世家則非春秋内諸夏外夷狄之旨嗚呼馬
遷之記一家之史爾而牴牾聖人每每如此是知六經
之宏贍豈可以諸史而亞哉愚故曰六經自非諸史之
所及而諸史亦非六經之可望為史本無益於六經而
六經之義往往因諸史而不明于天下正謂此也雖然
劉向等常稱馬遷為大儒今猶為吾所不取則班固而

下是非謬戾何可當也且夫聖人之所重者仁義而固則已輕仁義聖人所取者忠節而固則已賤死節聖人惡于方人而固則第古人為三等及至蔚宗則弁猥而不可言二子為史顧其胷中尚且顛倒況可望於六經耶然則愚為是論而不及班范者誠得其職也

命者天之令論

人之所以受於天者出於其所同然天之所以制於人者出於其所不知其然而然是所同然者一然也且人

而無命則不足以受天天而無令則不足以制人受于天出乎同然制于人出乎不知其然而然此令之謂也昔堯桀之為君一也其受天之命亦一也堯不有其命而行仁桀有其命而行詐堯傳其道桀殞其祀此天之命也孔跖之為人一也其受天之命亦一也孔不有其命而行道跖有其命而行暴孔之道與天地並跖之惡遺臭千載此亦天之令使桀跖之得是命也反而思之曰天雖予我以命矣而令實繫乎天畏之謹之而不敢

犯以待令之至則堯孔不難至矣奈之何命在我而無預于天此天所以揭其惡以令于天下也歟雖然天之命人以行吾之令而天之命君也使司吾之權是天之令于君蓋有所託也成王踐阼而得周公此成王之令而周公之命也四國流言而王疑天大雷電以風而王悟夫不免于四國之流言公之命也天大雷電以風天之令也天知其命之不免乎此也於是出令以示之以濟命之所不及也嗚呼命者天之令其理不甚明哉

諸子言性論

諸子言性謂周孔以降無質疑詩書以來無定論無質疑無定論吾道誰與明哉夫道者何性為本也聖人不言而自合諸子雖多言無益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成之者性也道成為性此豈本也哉昔舜得之以盡精一禹得之以彛倫攸敘湯得之以執中箕子得之以明皇極孔子得之以貫于一顏子得之以屢空子思得之以名中庸或精或一或倫或中名之不一而得性則一也

稼出于田或謂之稻或謂之穀或謂之米此豈三物也哉性猶是也奈何諸子不知一出乎此則入乎彼欲尊聖人而反卑之是可歎也雖然孟子之言雜于道荀子叛道不顧也孟子知杞柳之說故曰近道然指為善則可疑也夫善本于性而性非善猶水本天一而天一非水也豈可直以善名哉揚雄言其混則性似不純韓愈言其品則性似不一此不待攻而破矣若夫卿之言則異論而駭世者也世世之聖賢如此其衆也天下之人如

此其多也卿皆以惡名之謂天下皆桀跖也可乎故卿叛道而不顧謂此也至若杜牧皇甫湜李翺之徒因數子而或得或失大抵非知性而言之以意而言之也今執事知性之天必有得于不言之妙所謂知言之人默然而意已傳諸生何足與聞之

聖人之書言行論

聖人之道與天參未暇以人議捨天而議聖人是惑也方天之運向為陽而今為陰向為暑而今為寒千態萬

狀不可名也然天道則一而已矣聖人之道亦天也昔為行而今為書洞達淵奥不可名也然其心則一而已矣故陰陽一出於天道言行書一出於聖人後世諸子故從而别之以為書自書言自言行自行也是不知物自變而天不變諸子自變而聖人不變吾初無書言行之别後世因我而為之名在我者豈兩法也哉聖人之書言行揚子雲知之故一言斷之曰天也豈非子雲知聖人之一猶天之一是以徵告於人惜乎諸儒不測也

今夫大道其多門歟何其趨之衆而至之鮮也曰諸儒使至此也世有放其端而不之求或求之而不得其端甚者因以嚚而盜名故言者病書者惑行者不正也且吾之所謂端者何也一之謂也在天則有一在聖人亦有一也所以為一者難名若衆目而知天之一則千歲之日可坐而定諸儒而知聖人之一則書言行之要可坐而制惟其不知是以見天下之訓者曰如是而為書見天下之有辯者曰如是而為言見天下之有立者曰

如是而為行彼其皇皇惑亂不知大道之攸當在歷聖
非異心書言行非異物未可離一而求之也嗚呼離婁
不能以見與無根之目聖人安能以道與無識之人哉
昔吾夫子於是三者非區區以自見也不得已而見之
也行之所貫言則因之言之所及書則名之惟不得已
於三者以示天下天下亦以三者歸之夫子無心也曰
述而不作夫不作者是非有意於書也然戹於魯衛之
後則有書豈得已之書哉曰予欲無言夫無言者是非有

意於言也然廹於門人之問則有言亦豈得已之言哉至於有卓絶之行又非可以逆數而前定仕則進而無可無不可心則縱而矩不踰此又非鄉曲之細行所謂一善鳴一節稱者也夫以三者皆出於夫子之無意猶足以冠冕百聖如此則道之所以貫之者果出於一無疑矣然是特聖人乃能一門人不能也是以三者各有所偏徇而不具可惜也已子夏之後傳謂流為莊周之書非書也宜不得其所以書子貢之後傳謂流為儀秦

之辯非言也宜不得其所以言若淵若騫雖希其師然瞠若其後則望其輿而不及者也宜不得其所以行嗚呼書言行所在門人偏狥之夫子自一之孰有書過言言過行之弊也歟噫揚子雲於西京而有此言其意則得之矣其所自為者非也彼其有書有言而投閣之嘆美新之事則可羞之行也俗儒且不為子雲獨為之乎雄欲以自高而益卑之甚槩皆起於不求其端故曰聖人於此三者均示之意是乃深得於三者也

七十二賢論

周公之分憂與孔子同孔子之共樂與周公異貴為天子之宰宜無憂也然周公卒憂而不樂皇皇以匹夫老宜無樂也然孔子卒樂而不憂此則古今之大惑愚亦惑者之一人也蓋甞夙夜而思因以得之矣至道公器也有其言有其徒則其器必傳其傳必久無其徒而自言之自列之雖聖人亦知其難哉周公之所以𡹃𡹃於周者有其言而無其徒孔子之所以無累於洙泗者言

足樂而有其徒也日月欲廓煙雲蔽虧周公之初何以
異此西土故國也而不安乎吾身管蔡吾家也而不知
乎吾心成王吾君也而非大風偃禾拔木之警則鴟鴞
之懼吾不保其盡去也故周公雖富貴卒憂而不樂者
無與共樂於此也觀其命君陳命蔡仲命康叔益反復
誥誡懼二三子不知吾心也嗟夫孰與燕居申申左右
有七十二子之同心乎彼陳蔡一時之厄食不火琴不
聲藜不糝者其憂不至若是之烈也然則無其徒而有

其道無怪乎周公卒憂而不樂也至若夫子之世則有大不然矣曰傅曰師曰保之位夫子雖缺然也然入而顏出而閔則德行有人左而予右而賜則言語有人可使南面可使治賦可使與賔客言吾不知其輩之幾也當是時竊窺光華之末而託迹於道德之場者皆諸侯之畏仰而天下之望人也其最門人之下列者如公西華如樊遲邦巽孔忠孔蔑顏路之徒猶能脫去軒冕而與吾共樂其樂然則既有其道又有其徒則無怪乎孔

子卒樂而不憂也嗚呼不覩周孔之故不思至道之難何以知聖門之徒不易得哉雖然孔子距今之歲不啻千祀向者冠帶執經之士寒餓於陳蔡之間者今郡縣廟而祀之矣向者簞瓢舞雩之徒悽悽於杏壇之上者今五等或侯而伯矣然則夫子之於七十子也至道之公其生與並樂至道之傳其死與共祀韓退之所謂巍然廟堂當坐以門人為配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彼其有以深知夫子之徒歟邇者主上聖政之暇取夫

子七十二賢以次贊之所謂以聖樂聖者也雖夫子共樂之徒亦形容於筆墨之妙奎畫昭回炳煥天下可謂盛矣故執事舉以勵諸生雖然以主上聖學而發聖祕故於七十二子探討尋繹皆無所遺彼馬遷雖愽洽而是非繆於聖人班固素知之矣宜乎遺陳亢琴牢之人也彼家語雖富贍大抵雜以戰國之詞世久疑之矣宜乎遺曰根曰寮曰瑗之人也嗚呼衆言殽亂折諸聖人聖製不遺如此誠足以折衆言也葢甞論夫子之道猶

海也諸門人振其維檝而求涉海者也人有涵泳聖涯之意特未知海之淺深耳故夫子共樂者至七十二人而達聖心者蓋鮮矣然而達者顔其人也故推曰回也不改其樂君子然後知夫子共樂之徒惟顔氏有真樂也

黨錮論

聖人域天下有道雖千萬億世而未易輕動豈其為術虗誕惝怳杳冥而不可執守歟抑亦有至極者維持其

間而不可易也蓋人生性情之始猶水之始也方其分散四出各循其故則被冒萬物而可至於無憾惟其有所衝決蕩溢而失道則横潰直裂而無有底止求其安行於中不可也嗚呼是豈水之罪哉流之不中而激之者之故也故夫聖人六經之道要以範圍百世而歸之極者雖堯舜禹湯文武之心所以用世亦如此而已矣令其道見於書者皆執中建中用中惟皇作極之文周旋反覆不汲汲於為異以振驚天下而天下卒以大服

於此者中力也其見於易者亦亡異乎書之云也卦而彖象而爻俾君子精微純一而有所法守者亦未始離乎中也其道虛徐曲折而當於義凡此人而此為者也則吉則有慶則无不利未有不麗乎中正者也非此人而此為也則凶則有悔則无攸利未有不遠乎中正者也是中之道四布於易者甚衆如此若夫為之節文為之訓導君子雖怨而不至於害小人雖憤而不至於亂止乎禮義而鑒乎褒貶於禮樂詩春秋之書又所以默

具夫中之吉而消天下之異論是六經明著乎辭而見於用無所往而不中周衰天下不由大道其學縱横非僻天下莫知其當子思子則見而嘆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當其時盜名苦節之徒不難於蹈白刃而難於中庸則中之至此也可易為力哉惟其得之難而見之不一也則天下之士自激為介而失之高自卑求佞而失之汙智有遺謀而不足用巧有餘技而不足施其禍浸淫於戰國天下駭然以亂而蕩然以衰秦者攻

戰之餘也其蔽固無如何至西漢之起天下固有望於先王矣而一時之君不為碩大悠遠之圖不知乎中之實失之錙銖而其漸卒至於不可振偷墮苟且是以其子孫喑喑默默使公孫張禹之徒布滿朝廷彼無所往而不為佞者即孟子所謂無所往而不為原也而中庸於何有哉西京既以鄉原之俗敗天下東漢之際仁勝之士知天下之治頹墮散渙而久不立也起而承之以為朝廷非翹然有所振刷念不足以收天下是以諸公

操不循常之行曰我能是我能是是足以有立矣其道
沽激而不止耿介而不親雖無世俗抵摧嗜利之嫌而
好名之弊不殺也蓋天下之相遇不得其平則怨怨起
於爭爭起於好勝而好勝誠足以亂天下彼黨錮之士
皆好勝之弊流為不中而激之者之過也使當時之人
皆協于極破鄉原之弊而不入於狂狷其道循循有制
而無決裂狂介自異之意則漢室之禍必不至若是烈
也然則不得中行而與之致黨錮之欲存漢者乃所以

亡漢也歟或曰黨錮如膺蕃之徒任天下之責歸之固
也其餘名勝千百非盡負天下之責可深責之乎吾曰
不免也聖人復起亦必深嫉之而已矣蓋中庸天下
大本也達道也所謂黨人言行既戾乎中庸已矣吾豈
以人人能亂天下哉實天下之亂所從出也昔者太公
治齊齊有二士制矯激之行國不可得而祿君不可得
而臣太公聞之曰嘻國不可得而祿是望無以為賞君
不可得而臣是望無得而罰賞罰不行何以君為哉其

誅之齊誅二人而國靖今黨錮制行名之則不進不名則或怨漢之賞於是不行分黨與立名字私標榜漢之罰於是不聽賞罰之所不及此黨人之所以自高太公之所深惡之也故曰聖人復起亦必嫉之而已矣嗚呼天下制行當本中庸慎無若黨人倡狂敗人國哉

欽定四庫全書

九華集卷十九

宋 員興宗 撰

記

善善堂記

太上無善其次以為有善其下樂名乎善所謂無善者
蓋無善名者也惟無心而達乎善善既立而跡不見人
無得而稱焉天下之善獨歸之此所謂善善者乎其次
以為有善矣故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禮者體

此者也智者知此此者也信者仲此者也唯其身之故其有也其下此者君子甚病矣以吾之善蓋衆人之不善故引善而自名是乃不善也東平大夫宗家以善福子孫蓋數世矣然其善亦太上之難名者也因其宅所新而堂之謂之善善蓋以無心而達乎善善既立而跡不見者以詒子孫也叔氏可無勉諸傳曰善善樂其終蓋掩其惡寛其後之謂也善善及子孫蓋禮其人恩其世之謂也斯非太上之難名吾有憾焉叔君如以斯善為

難知世之儒者反及之乎叔君試徃藐姑山見至人焉徃問之愚言殆合矣乎丁卯六月姪九華子棊記

望仙閣記

紹興甲子棊之成都從東郭叔氏游叔氏曰若自山之所來耶對曰然叔氏曰鼇山吾故所也今山之壤孰膏孰荒而山之事孰有孰亡士津津耶孰嚚孰良孺子知之盍議其詳棊曰惡叔君奚山之問也且成都樂都也始祖大夫郎中君樂之而安之經世世且三矣夫樂則安

安則久是謂俗化俗化者俗遷者也而又奚思于山叔
君奚山之問也叔氏曰余以若為可以言然未得其妙
也且若不聞敖接二子之事乎曰敖接之事奚若叔氏
曰昔吳有敖子者去吳而宦越越有接子者去越而宦
吳二子翩躚焉而不歸望望焉而思吳越也東南之士
交譏曰二子病矣不如兩忘吳越此在越而忘吳安知
越之不吳彼在吳而忘越安知吳之不越如是則處越
猶吳處吳猶越也二子曰吾緣乎今入吳吳冠入越越

裳冠裳裳可更於吴越也俗化也入吴不無越夢入越不無吴夢夢不可錯於吴越也神交也故當是時敖子樓而望吴接子樓而望越望雖弗極亦神交而已矣其曰然則叔氏令也何如曰始吾東郭是宅閣而居之者始祖郎中君也謹而司之者朝而斯夕而斯先君其唱而我其繼也余日夜而望仙山人雖不余知山之靈獨不知乎余猶敖接二君矣余與山之靈神交者也其曰大哉望仙之義如此乎請遂歌之乃歌曰山之上兮飛泉

山之下兮龍淵以為可得而望兮則山之又山不可得而望兮則髣髴乎吾前矣雖然吾神交兮吾無言斯乃所以為吾望仙也後三歲丁卯叔氏速記故以嚮者緒言記之六月十日姪九華子某顯道記

清賢堂記

紹興己卯某奉使者命敭實茶事道永康之味江綿州使君先致其為臣歸老即養其子吏寺始某得金石刻字書闕脱丕訓昧沒因從使君質問指授其繆殆六七

君從容語其曰故約記清賢竟置之邪其謝文學褊陋
文質無所厎未能奉稱君督遣約其敢辭以故景祐中
君曾大父尚書中郎與蜀忠文公自布衣同門學相友
善試禮部同賜第忠文先達屢進美仕之貴近中郎益
退若驚謂高位實疾顛不願升周旋郡邑吏作歌詩為
時冠官東海郡别駕方六十九奏稱老章上報悤以官
職久留許致仕歸第時裕陵之初也鉅公儒師以詩祖
還忠文職內相官少常伯中郎退隱田園十數歲越五

十年使君克繩其武掇忠文警句名居第之堂異時命其記之乃令始克請曰若魏正侯伯槐節操清介避公輔位若儒林先生仕明教等文翁若濮陽子永昌文行高潔若唐河内公道學化閩若淳化司平公德活千人罕辭厚禄鍾美於中郎則清也其素所蓄積也又若諸孫及曾由科第進者十餘人而御史君斥姦惇黜遂中執法論事忤益公檜合州先生為時文宗使君躝膴仕止足勇退不曰賢乎以是記堂允夫使君曰美矣哉君

之訓乎夫士進為仕抑為道朱輪華轂麋紫佩玉乃呰
窳偷生大庭廣坐喑不得出一語去抑亦宜達者是賢
乎如或知爾得行道焉命也足不足辱止不止殆由禮
進由義退學不可用不以逞可用無位不以恥命也斯
二者君子弗彊能先曾君子東海肇視事已賦景踈樓
上景踈人之句其目義與利固有間嗚呼穡田既勤敷
菑在所陳修厥疆畎作室家既勤垣墉在所塗塈茨
成厥宮寢名堂曷以茲其作而應曰愚不及此噫使君

起儒生致位四千石德行醇備至於黄髮罔有愆淑聲
遐聞三蒙聘名畏盛滿不趨朝謁據禮引年意得甚宜
弗貴貴富而貴乃子若孫不墮其家聲為賢旨哉請録
忠文全章以貽後人使君曰諾詩云夫子宦遊三十年
乞身歸老舊林泉須知朝路抽簪後不要鄉人負弩前
儒素生涯圖史富官清門户子孫賢羡君此去渾無事
滿眼青山劒外天四月既望三嵎貟甚記
漢嘉李氏林亭記

江而州於蜀者以十數嘉為善嘉之城可行樂者以十數郡之西為善薄郡之西左控萬景前倚西林陸斷崗出俯頫萬井有亭其上為李氏宴居焉者則其又善也初李氏子沆清叔者賢而有文予以吏就食此土聞李詩稱異甚既又與沆處獨愛其詩言累累秀出也則又言曰吾子之詩其何方之依何學之從將亦有助矣乎沆曰僕非其人也雖然僕方倦外而欝中言曼曼而無助也而今有欲助也近者厭伏于灌莽而求脫乎氛埃

以為雜處隰隧窮茅茀草之間俾吾發言而為詩則狹
靡墮陋弗完弗善者可知也因即與絶危磴樹亢爽覆
高而繚横樓于是亭于是凡以賓日光之出没瞬江流
之下上窮雨暘之明晦萬類突進巍然隠然有智者莫
可既其狀也以是欲寓吾之見而陶吾心久而又久則
僕詩殆其昌乎先生以為何如予曰然世之人意有所
寓則樂不寓不樂也居約之士寒餓切於膚何心乎卜
築以寄幽暇恢詭之觀孰能有此以寓其樂膏粱者其

樂可以有此也然或棄其樂而不知所寓令子之處既有所寓而得所樂子之於樂全矣而詩於何有是必能詠情性而賡興致也子之處此固嘗沉曰先生知吾亭之樂之寓而不能名吾亭哉予曰有是乎徵吾言而名乎亭者寓也亭觸乎境境觸乎心者亦寓也夫寓何往而不可故敢名其亭曰寄爽之亭取柳儀曹所謂曠志寄高爽此志之寓也亭之陰望乎原邑曰延搜之亭取少陵所謂廣原延冥搜思之寓也樓曰湛暉之樓取儀

曹所謂星漢湛光暉目之寓也樓之右水天相永弗可紀極故榜之曰納納之軒取少陵所謂納納乾坤大量之寓也且子既以是而寓子之樂而時發於詩後之人必有求全乎詩如子之寓而同子之樂然後知子言此者之不為過而不遊此者之為可恨也清叔勉乎嘗試以是推之紹興庚辰七月望日三山貟興宗記

訓農亭記

廣漢山水甲天下有湖以房名者由唐相國之重故以

云也湖直郡寺西南凡起居遊從之所風郊月榭竹蹊
棠塢清泉茂樹陰森之蔭無適而非景無景而非勝太
守達官每集處於此欲寓一時瓌奇清麗杳渺之觀俯
仰百變必於是焉發之然則亭宇蓋障誠不當庳其式
陋其名也紹興壬午任侯攝州事閒來容與周覽以足
日因顧湖亭有所謂超然者退謂吏曰悲夫太守何為
者太守父母斯民今亭首以超曠自命乃其所以自為
也實之不慮名將安施是殆不可不易也且天下逐逐

物戰於外志草於内物以名敗故物易廢志以俗移故志易流君子弗正乎名弗敎乎俗則是耳目之賊乎外者也皆惑也甞試與二三子登斯亭念物化之無日顧外景之不常忽徃忽來遊冶者之無定也而亭與名可久恃以存全乎啚若同解外縁深稽政本畦壠低昂氣象萬千目焉其耕耳焉其毀悠然而深思注然而繫望吾心無頃而不在農也如此坐堂皇人必唱曰太守慮不在小太守無忝矣使四民之利日不外吾心吾耳目

之利亦不外吾民建一亭而政體具焉後世必有不待景而存不因俗而亡者矣吾謂斯以寄意可乎不可也吏曰大善請敬易之明日或有以房始名來告者其文合侯笑曰琯乃清望相耳作郡便能領此可異也即標用不疑嗚呼廣漢古良州吾不知先士為其州者凡幾其宴適能先民後已者何人亦有寄意斯亭勤勤敦本如房與侯者乎無也脫或有之使當今日戰伐鬬怒箕斂耗虛之際必非辭寄輿遠雍容厚下如侯此意無疑

也是則可書已矣公名某潼川人以儒學遵古始名聞當世某後進通書者敢繫以詞曰湖竹環環兮湖光洋洋吏且出游兮惟客之將任公來虞兮政則為良嗟農之訓兮理順以祥名者若簡兮慮者長亭亭乎亭乎歲流千萬兮民勸樂之未央也

隆州新倉郡樓記

隆興元年有司言隆山郡于西方其稱甚遠郡之鹽利冒于西蜀其貨甚具是不當得廢臣謂復故便有詔曰

勿廢三年以赤城何公爲其州公言于官下曰日者陛下思此州俾沿其舊而不肖者待罪於是亦惟茲三嵎聲實孰劇孰易賦之歲給有幾給而不裕者幾何槩吏若民頑否從令不從令者其何縣里也子則邦人吾欲子乎浴之予笑應曰大夫無爲是纖悉之問也大夫曷則古之吏所以厚齊魯者徃厚吾邦其亦庶乎可也從吾四境之分其城倚乎大丘其隍因乎谿其嵎相角相負因以三之巔崖㧞虛軒豁四露各狀異態星華之所

動薄煙雲之所奔放若牽乎廬阜賔乎衡麓天台天柱之峯斂南東秀絶之氣而冠襟以此嗚呼岷蜀天下壯矣是又蜀之壯者也且其地穹以厚故其民樸其田險以确故其産微其道非四達之衝故巨賈穪息者不至而至者不留其民居雖飛盧薄巷繩樞甕牖有比户可封之風若行可考雖賤不廢其行不治雖光顯矣亡所尊加其歳時伏臘蜡社之節壺奕樽酒酬嬉之聚則來者盡禮而去者盡情郡縣一或下令則長老子弟相與

嚴恭雖不早夜誦憶法律而循理愛身之念不至與法忤也間有回蔽淫暴怙氣賊墨弗信弗欽千萬而一肆者則士相與推哭之且曹辱之必曰詩書吾習也禮儀吾故也捨習不順棄故不祥爾此居而忍此為乎此非獨吾父兄之辱辱吾溪山矣則又極口反覆折困使其人面汗騂羞盡悔乃止其俗大都如此盖他邑有未必能然者而吾州獨然至于今亦莫不然也故其氣著之久則為商為技為農欲薄而用節最為近古為士則術

術施施而亦易善至其才良異等則動能研古今商成美出議明壯本於揵為故治諸老風流之舊于鄉于朝于天下相次馳聲甚衆令也又偉焉者矣其名字暴夷夏勳業暴王室浩乎巍然衆指海内重人者是又吾邑子也大夫不知之乎公笑曰誠然吾因其俗簡其節薰漬教義其弗返者而後繩法之如是則可乎予曰公能有此公必辦治隆矣居年餘既至恩順浹下州以無事又明年政成則取賓寺之漫漶者闢而館之賓至有所

神之後王命者章而號之神以寧嘉至緇徒之涸其栖者井飲之病其汲者鹽庚之乏蓋障者隨以顧指悉更悉治咸中誼理一日間坐郡樓且瞰大路則俯而笑曰是側行旁跨者是何為者也州之人莫不田於斯斯豈人情哉昔者四方之賓來或譏其危或病其隘意其在此乎我知之矣我不終草是則非政也於是命直州驛之下宣闕斬刈屏榛與莽使薪不得囿而石不得叢梯為大岐翼為巍觀又以領春宣詔二亭相之三嵎橫前

石城障後然後州之平崗秀壁靚觀遐睨聯絡下上閎大恢傑亢爽之觀畢赴于左右雖以覽者不厭行者不勞而有知者亦不得而狀也蓋自觀至亭總為屋凡若干區自計材至葦植凡若干根自伐石而給甃凡若干尺自命工而至斷手為日又若干焉其始則民皆不知及就事民知之矣一出縣官之餘費民遂不勞而竟若不知也州之人以是德公而公又不以為德斯已奇矣或者謂古之為國其有令德令聞致遠以為明矣不閒

其以土木也一有事焉因民而已矣故民必以久而後安役必以安而後動動必以禮而後服自非然者政之未舉雖土豐木好焉君子亦弗取也而況乎門屏道路之間哉其亦有足為歟嘻是不悉乎君子之舉錯者也君子觀不易朝民不廢務工不後時役不畔義皆古之道也其在先志則魯有庫雉二門衛亦有庫有臯得此誼矣彼二國者非為是快心者也於是出政令謹禁防時啟閉國之耳目寄焉雖周公康叔所不能免也而況

後世乎昔單襄公之過陳曰門户不除道路不可知是棄先王之制也陳不國矣已而果然彼周公康叔之所以為國與單襄公之所以觀人之國莫或捨是則知門墉道路之制靜以一衆目動以教民利所從來遠矣如之何其易之也今公既以儒術飾吏勸治千里莫不歡心而又營度墜緒易獘為功周焉如此是志也不猶魯衛之故也乎予職太史氏而使邦君之美且落寞焉予之責也乃紀州民之言而敬繫以詞曰隆隆維山州以

聲之復復維艱維仁是依有來令公帝命自東政洽于
寧不竒以功嶕嶢有隧險極而圮吏百其臨莫肯具理
公曰嗟嗟父兄其來其易故常于覲于臺財匪爾即力
匪爾極奮自府州以究爾役人拜稽首公澤我厚煥茲
厥成爰衆之有梯石聯聯級柱軒軒我樓我躋我顧以
寬公才莫既媚于千里敢人之難俯仰有偉誠率是道
于公于卿厥施有遐可爍度程嘻公有時入吏王國匪
令私公邦人是職

明碧軒記

隆峙山而郡郡周望四注聯絡隱見幽幽而相際者皆山也走郡東南六十里泉則泠然以清峯則環焉以疊所謂石馬者則又山之祕邃秀傑者也先時州君子丞相何公偕里士楊公飾風流文誼往來於此楊闢軒于其室之東遥岑排青遠目可放丞相曰是名明碧適稱耳蓋稽韓孟聯句而欲以云之後歲老矣軒日以敝而名日以晦公飾子雲卿則顧而嘆曰嘻軒之敝在此是

吾先人之所以闢丞相之所以名是殆不可易也顧謁
記通人軒則不沒矣因來有請余以病倦為解于再于
三而不已則遂告之曰吾子來子知觀山之樂乎如知
之則足以識之矣且丞相三嵎大人也棲棲窮年一日
振纓而聲在九州非必意於因山者蓋因山以寄意耳
類有得於茲軒之助者也吾何足以盡之凡天下之物
廢興動息浮夸變現忽來而驟喪者皆遷也故物窮而
化化則遷矣物之不遷者不逐而化者也令子目力之

運試窮諸山山之為物薄雲天挾光景伏虎豹而翳飛走出沒日月徙倚今古無常形而有定質者是其豈遷者歟子窮至質之不遷然後知明碧之無爽而丞相之心之識有定在也世之徙倚傍徨激越乎毁譽勢利之場而不知息也不思形寓之無常與物化之無日則衣冠漸化為桎梏勢位漸化為邱壠彼猶身安之而不自察曾謂有知於山而樂之乎使其得日獲東車於是而隱几於是也其目之所寓眩亂覆雜竟無得於山决也

彼其權利蕩摩五色無主方時自慮其慮也安見山之所為碧憂態横生襲後盈前方不自見其見也安知目之所為明若是者其於明碧竟有得乎抑其無得也如知其無得然後知此軒之闢非静而不遷者無以寓其覬非寓覿之樂者無以得其勝非丞相主賔容與之久無以畢此樂此勝也予既伐諸石而措諸壁敢為誌之以廣丞相之意以為寓物不遷者之好則大善矣丞相名臯郡人予亦郡人九華貟興宗也隆興元年中秋後

二日記

任亭記

乾道丁亥括蒼子劉德廣以太學博士去官於其居築亭曰任且以書徵記於予曰凡我之生所以衡吾慮拂吾心憂奔吾於得喪利害風濤險棘之場是當有賊乎吾中掩乎吾外者非耶吾不得而原也自令使其入不訢其出不距陶陶自遂泛若而躬順之吾亦無往而非任也如是抑亦可乎間觀夫少陵有所謂乾坤任此身

者惟甫也賢彼其有以安於此必有以樂於此也吾亭之築之義其取甫哉噫信可謂善遊乎天地之閒休然時自適其適也請即予所以然之名而告予凡予之於任子能知之無物不任我能言之子既遺物而任子身必將反聽而任吾言天地之初未與衆萬之相關也巍乎莽哉俄而有焉有體有象有數有推徙四時動蕩回潏之變倔倔施施一任乎大化任者既不可知矣其始亦不自知其任也形氣之相遭欝泄之相磨然後飛潛

動植圓斜小大祕怪恍惚生息之物於是焉資之彼既各足乎形各遂其分也雖欲不任安得而不任是豈可以智力角哉而況乎聖者明者賢有識者位乎其兩間素有囂然樂道之實靜而中動而有節克之以廣伸之以大而形之以不可不止此則舉無不任而任無不終者也是獨異於風中之竹乎披拂偃仰當東而西當西而東隨順者久而衡逆者折此非不歲不寒之故風乎任不任之故也君子抑亦可以循其本矣使我與世相

忘天與人相一義與命相權夫然後任可幾也予知之乎雖然至道者君子日用之器也器日用而升流覆墜不與之遺迹若遑遑而不自任而其形則羣於人而運於天也是又任之之妙也至此則予能知之而不能言矣予必欲窮斯言乎當訪黃帝仲尼歲戊子二月旦西蜀九華子負其記

池州改建南泉承恩禪寺記

乾道四年天水趙　公富聞守杭州政成有旨擢荊湖北

路轉運判官先是池多名山陂陁連延深窈粹秀浮屠從而宫者半之距郡七十里寺曰承恩由來廢墜富閒披圖側睨而嘆曰嗟乎是乃古佛塔廟所謂南泉者也是何從廢哉且是導師昔在過去有唐貞元於諸禪那最為第一為超三昧法門為説無量妙義為度無央數衆為成一切種智久居是山成如是剎假使更千百刼世間諸所有相山河可摇大地可壞灰刼可盡此師此道不可沒也然則是諸國界現莊嚴地護持增飾我敢

怠乎閱數月乃偕倅貳堅決衆疑乃命大長老號曰善崇再主靜席建大法鼓爰集法衆取諸廢寺福安清修及諸廢塔若龍泉等園田稼穡木槮桑棗種種上妙不假語言共成饒益又出本末授諸九華居士令具贊記如是三請無有窮已居士聞之作而應曰善哉大夫成如是希奇功德未易有也然自我聞若彼導師與諸佛祖同一性住無取無捨無成無壞而況世諦土木緣假忽興暫廢其足徵哉大夫亦知之乎且佛性海妙湛圓

明猶如虛空彼虛空性了不可摹則是南泉了不可記
世間筆墨同假象色同名為幻欲識南泉無有是處且
彼導師平常行道五十年餘常作是言心不是佛智不
是道道不屬知因知衆生種種妄執執物為見執見為
知現顛倒故知者為病不知亦病說知不知病悉如是
有能一日離大障惑住大解脫我當許與此大導師同
一目視同一耳聞同一機發同一性住乃至同行同願
同說不說我境俱融不知我之為南泉乎南泉之為我

也如是導師不遠我矣昔世尊謂文殊曰如汝文殊不應說言更有文殊然則覺照蘊空之餘平等行願之海衆生無量法性無量真諦既各具南泉矣迺復紛紛更覔南泉乎大夫其勉之富聞笑曰極矣妙矣吾因世聞法得出世間義因葺導師既墜之寺遂識導師不墜之相是知此刹示現永斷結習此刹光明永遍塵刹是皆導師之賜也居士其預有焉居士即稽首翹望為說偈言世間種種顛倒想興壞取捨非實相本來真覺覺妙

明實無身心受生死有如無無病體陶然醫實誰遣療病者我觀南泉坐道場說不是心不是佛是聲時寂寂時彰百萬妙義一時墮了無針鋒可入手天人鬼神不敢視奔走趙州喪黄蘗馬駒蹤跡轉光焰一說遍說無量說究竟舌本無不動非惟彼相不動故山河大地說熾然乃至滿八十小刦循至億劫不思議導師常不離本座聲音妙義悉現前我觀承恩舊殊勝藏是真身無惱壞華林寶樹日放光如何上慢增濁撓賴一精進過量

士生自天支露悲慼園田林植衆妙具俄頃令復鐘鼓
緣莊嚴是刹照塵刹悉顯南泉無量義若云是刹非真
實善財樓閣亦非真佛子欲徹南泉機當作是念爲正
念

金繩院觀音塑像記

聖人觀萬法而返於一而其極也一足以涵萬流行散
徙揮綽洞達上足以抗太虛入窈冥下至於融八紘内
外萬物形狀變化之情人愈即之而無窮也測之而無

得也遂之而無及也浩乎巍然詰其何自而一與夫一之所以運量至此伊誰究之而誰識之耶意必有虛而明圓而靜返流全一者之得之也昔者吾窮乎西方之學以為莫尚乎體復於一以致用所謂觀音大士者最其全一者也彼由聞而心圓照物未至而心自融心未起而聞自具衆機不張而一真內澄是以聞薰聞修聞所聞盡非有萌於物而有意於聞也衆萬控薄舉不外吾之聞此其所以為聞也歟或曰吾耳之性猶聖賢耳

之性也循聞之本非自外出非不外入也何獨大士云耳哉然衆生不復於聞而大士獨曰聞復何謂也曰是非天下之所能備也衆生以心緣撓心吾聽內謬則吾真內賊孰哉鬱鬱乎是其中有弗一者乎今吾試窺諸天地之間虛空與一氣之相遭而律之本於是焉生彼其樂之融於中而泄之金石者天下非固求聞而有不能不聞者也其聲氣之接徐疾奮蕩往來僨起之變善聞者運聲以契妙契妙以合一渾渾洋洋吾不知因聲

而後有聞耶因聞而遂有聲也是二者其真為一乎其異耶若使衆人雜聽於康莊之逵心之不冥而境之衆多也雖九奏乎吾側清者濁者疏亮者直而條達柔而蔓衍者吾先兆乎常變作止之意爾執一則廢二執宫則廢羽執羽則廢商始焉心迎而距終焉聽雜而流若是而自名於為聞其果有得矣乎抑其無得也知其無得則知衆生流浪為聲所蔽既以倒聞為機蓄聞為誤至於六用迷惑而不可正者斯已矣故夫古之聰聽於

樂者必返於聽之初形充空虛其來無止其去無朕了
衆樂於寂然之初而後衆音之所不得遁此天下之至
聽而君子充其類以治性者也然則至聞無聽而後爲
聞而況聖賢自性聞之者乎令彼大士以一精明而離
二生滅翳除故聞復則道惡乎往而不聞聞極故圓妙
則聞爲乎往而不可真聞現前而十方平等雖一佛二
佛以至千萬億佛同一慈力雖一國土他國土以至恒
河沙國土同一悲仰體於無窮而化於無垠大士之本

聞猶未數數然也烏覩所謂贊其聞矣哉成都金繩禪院主僧道如者喜誦大士之教以為金繩之地塔廟勝處也觀音之像闕焉於是戚焉以憂敕工具衆寶香檀摶土為像衣金螺紺朱瑟炫耀法帶卧具玲瓏宛轉與夫前施後列逸浪層巖恍惚怪怒祥雲瑞霧花葩竹石青紅晃蕩疎曠簡遠之意萃皆匠之於心窮之無端而視之無涯神施鬼設豈所謂融於受勃然應沛乎其技之妙而妙竟不自知也異時觀音或因像致禮因禮生

悟其不在茲乎陵陽貟某見聞妙麗即為著大士入道之因且繼之頌曰我觀世間人種種患無明一根不銷復六用自成障聞既不可得況有聞聞者譬彼遊都城忽聞衆樂作鼗鼓及鐘磬柷敔諸瑟琴是聲本涵聞非以聞故有而諸妄執者先修聲所在即聲以為聞是事非真實如是倒聞機未幾聞變滅循聲故流轉旋流獲無妄如文殊所說稽首觀世音不住一切相覺穽聞自融聞性圓滿故心精既遺聞是則真聞者以致無量劫

及恒沙國土皆以聞攝入名究竟圓通我今釋塵勞敬
禮光明像願一彈指頃修證亦如是

欽定四庫全書

九華集卷二十

宋 員興宗 撰

序

送魏元履序

四海雖大户庭也萬事雖衆一理也人能視四海為户庭融萬事為一理是於得喪進退死生善敗語默之際必有以處之矣處之至則將樂之也知樂而樂是非内全其天者能之乎世之人亦各有是天也世世撓乎俗則

世以俗敗心累於物則心以物遷俗敗心遷則冒没顛
倒蠅蛆其行糞腐其言者始莫之覺而後莫之振也嗟
夫此豈其天之罪乎自滅其天者之過也建安魏元履
識見甚高常隱故山其於學最長於故實蓋亦博而老
矣今天子洛大臣四方逸民宜津遣者故元履以處士
在遣中官于太學乃能不自疑外是是非非莫不條達
為上精言之者書有至日三上至輙涕嘆至又待罪不
已曹居者卒笑之曰是狂者也不然則曰是九品賤隷

踈而躁者也夫元履通古書欲化人代之佞諛者使一
於正以充吾尊主敬王之本是其狂與踈與躁之罪吾
知其不免也彼曰罪之云者元履斯有持矣何者人以
利動此以天勝也予初以冒處三館為愧力言歸正義
士不可廢棄又言佞人不可復名移臺諫書如此而元
履之言適與予合也或以予比元履者或以元履比予
者蓋余在都僅與元履三遇而兩家之有亡其子弟之
誰其冥然今猶不知也嗟乎吾與元履意各欲全其天

乎此乃所以為同哉昔咸平中种放起終南而胎譏誚放者衆甚至放出議道議仁諸篇衆亦不能放矣楊億曰放非能言者附億者以億言甚之其後即有王嗣宗之譖嗚呼嗣宗不足責也而億亦為爾矣乎吾以是知古今讒嫉者之一律也元履去國書此以贈且以示四方之知元履者也元履實士家子名挟之

送林謙之序

道也者人之所以道也吾既道之矣所以道乎人之未

至者也質渾矣而有統思微矣而有擇言要矣而有適
居誠以敬心易以良而後姦怪剽亂之說無自以入也
君子之至於斯也得之則得於人知我者不益也不知
我者不廢也我經吾之言充德以聳而已矣其稽決以
遠其譬稱以廣其倫類以達君子何尤焉傳曰君子之
言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此之謂也雖然周衰以降諸儒
雜亂無章矣言不醇天地也行不醇本統也教何由振
而理何由出久矣予憫其方將無如何矣使仁者有作

言辯而不流氣潔而不汙語極而不詖斯足以拯之矣惜也吾未見其人也予苟見之則將躬焉顛倒其衣裳交焉上下其議論也且道人之所道使士得所願由其庶幾乎有立哉去年來南或見謂曰閩之南有謙之林公者言其言性其性務窮道之所由出也予然後知南方有人焉有人則予其以道周旋也日公來此首過予而與予言條者累百而席者累晝既遂有以相樂也因摘夫六籍之所以祕及莊騷太史之所以分及雄況通

所以全寡者無鄉而與予庚信矣能道人之所以道也
悲夫聖道天行日月運焉彼非形其明明者自形故静
也而瑩動也而彰其明斯神神斯舍矣吾又敢殫言神
之所以明哉公趣如是而歸有期予何事乎鐫切哉傳
曰送君者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衆乎冥冥公無忘其
所以遠也可以遠者公與之俱放風之動去故之累吾
亦不知吾之所以遠也公往矣謙之於是若泗若洟再
拜于前以别予起之門亦再拜而送之謙之名某與化

處士也邑人始强之乃決進士科令名擢爲永福令從遊學者細大餘千人蓋寂寞之音必將恃其徒萬有一焉繼之也悲夫世豈無思公之所以思者乎其亦思吾之所樂吾與君其終獨也乎

送陳平甫楊嗣賢劉德修序

蜀有陳子者同楊劉諸子求見九華曰蜀以世道亦既摘時科矣而有傷焉吾甚慙於世學也華之古始則是將奈何先生體此者其有以語此也九華曰道有今古

乎哉誠之則是弛之則廢矣二三子知之乎且動靜至極無物不誠無誠不形也令天地與我同本而我忘本聖人與我同類而我不類我亦安故哉誠不自誠則形不自形矣居然而生居然而離天地能成其大我無成焉聖人能明其大我無明焉則盡返而誠矣誠如自誠則非我無至我實不至我靜而專以一其志我微而藏以固其用詩書六籍我帙積焉以決其蔽求我者此置乎無置也如是者本充矣然聖猶謹乎思誠者與誠者

之别也孟子也者自知不能孔子而私淑諸孔子也揚子也者自知不能聖哲而非聖哲之書不好也是所以為二子也君子誠充其内而學一其外捨二子何之乎二三子若下三代之學而訪道無吾以也二三子其懋之作序言

送何才卿太守序

貟子曰墨者蹟之門也私者憂之府也利者怨之階也惟君子為能醜之君子于此惡其行厥病不行厥道君

予欲道乎欲病乎居今之世不慘以自病者吾未嘗得一也或曰不有何公者乎公之來典州也反予昔者之所謂是故長長也親親也老老也賢賢也故今言明德者以何而首之負子曰果然哉公如其南也其祥宙矣太玄釋宙以兆是得於易之晋是所謂明出地上者也其麗象在初六明德日鴻元元本本上纏斯明矣下纏所接也初六之地體動乎毛據五得位柔而上行康以侯也接二之四終戰於坤晝以包身厥有造也贊四而離贊九

而乾為天於全位高大也四為外主外主往見兩神挾陰奇陰並神罔攸悔也一四二五應易之常也一以四為外主外主見陰將用事陰處陽之二間故曰兩神挾陰獨陰處等位而賴於陽故曰奇陰並神始自一一終於二二二二五位也庶馬鬪坤用事又衆庶之象鼫鼠逸以及乎麗九四之鼠於是逸陽烏升離卦也君子用進勿恤何可醜也坤又西南之卦也其行利西南始弗乎夷後則乎麗君令象之自西而南不晉何待夫言易者安可徒也以陰以陽而否而臧陽該陰陰該陽是之謂大昌陽麗陰陰麗陽是之謂不祥令

是宙也陰陽相宣罔以待庸公德倫之公於進焉可謂幾矣或曰吾子其然以易言之吾子豈其誕耶貞子曰不然也凡予之於經言不常言也主有牙發有端余非敢聖也抽不抽之緒瑩不瑩之文以曉智者則可謂云爾已矣余今決公之所行用此

送僧悟純序

穿雲荷月遊行世表此叚奇事衲子能辦之諸人不能也青衣純師售用枯寂此志素具知九華東舟而東便

欲來踏船九華曰師資恩汝甚至汝欲徑去奈何純師慘慘面江而止九華甚異之蓋古德謂知恩方解報恩子能報恩必能報佛異時一瓶三篋相見於江湖之外赤手欲擔荷大事者必子也子宜勉之乾道改元九華子負某書

跋

跋袁公雅集圖

韓退之世俗所謂聞道著書者最後言事斥潮陽便欲

碎腦刳心以謝時主嗟乎書言至此烏睹所謂聞道者乎吾蜀東坡子晚日寓海南詞旨妙放蓋嘗曰吾生有命我初無行亦無留也此段獨絕足友淵明千載矣藉令退之同時聞且羞死近見龍眠貌其烏帽博衣者乃下與王蔡諸人雜坐一列李豸又從而識之甚矣畫者不知量題者不知體也雖然彼固人貌而天邪欲亂漁樵友麋鹿同於物而不見所物者二三子於公捉筆指注斯見之矣豈亦有見子之所見者乎悲夫乾道丁亥

七月晦九華子貟某書

跋劉原父文

至和嘉祐間歐陽子永叔以古文章名天下士率曰今之韓愈而歐亦規愈自名者予退索其師友淵源得所謂公是劉子與歐文誼往返所以考質訓廸甚具劉於談詠記載一曰歐九二曰歐九語意簡逸竊怪永叔抱貟如爾公是何遇之淺也豈其微學授受抗顔博喻者法當如此乎於是悉取其經小傳權衡百工同道諸篇

觀其破去百氏離異獨造光澄演迤則寖寖乎周末鄒魯之遺音已其規模不但漢也嗟乎是歐陽子之所以敬學者歟其後蘇彥瞻執贄見公長安曰是出於天不可及者是氣也而彥由亦曰今之伯夷不可尚已宜乎高風絶學近世咸不知貴或粗知之而不得其趣者真有以也公從孫和澄出公家帖示予凡兩紙予奭然有異嗚呼將擴是意抑亦有所憫也乎無寧亦有所勉也乎丁亥仲冬望日西蜀九華子貟某書

跋王荆公字帖

右一紙荆國王文公筆也其體簡逺殊甚其得之於先翁通儒通儒得之於伯祖文饒公在翰苑時文饒故為賔客者也家是以有此帖乾道己丑冬敬拜於大丞相圖書之聚或曰世故放紛起諸斯人是應流為逸塵蕩為冷埃固也是安足寶乎相國豈少此哉盖不知夫天地之間英靈形實之相遭凡才絶人而用物壯者皆當不磨者也昔歐陽子集古之以李斯為冠而蘇彦瞻所

受乞銘之硯乃許敬宗物也而況是紙也乎相國其試以是觀之門人九華子貟其書

跋胡子知止齋記後

李文潛以胡子知止齋記之說謂九華子予謂胡子之言固儒矣迺若經惟余知之萬物之際乎我也不知習習之皆易我者也君子有閑焉窒於衆欲斯止矣止於至善斯一矣故善之本在止而止之本在知惟水能止衆止坎而止也惟山不有不止艮而止也是止止不失其

所者也止乎止君子知之斯樂之矣而無所用其知也凡性不止不治善不止不成孔孟轍環天下行以止也一貫浩然止以行也嗟夫文潛二三子其誰能悉此者乎二三子勉之余至此余無言矣乾道己丑重陽蜀九華子負某書

題太玄注疏後

范望叔明解可以揲蓍宋氏惟幹注可以知大體陸氏釋失可以摘瑕虞翻之注可以辯事然不若王涯廣津

出入為詳也

跋徑山鑒老寫傳燈録後

昔有誦三行呪者便得名高一切大小徑山自寫千萬行以其佛祖何耶殊不知阿師騎賊馬趂官賊雲横嶺轉雖在此間行不在此間住也

銘

孝廉堂銘并序

三教處士李某有内行常舉孝廉容然者也故與余通

書余令年道江上因顧訪其起居人曰甚善君不忘李然李死周歲矣旦暮且石諸原余退歎失聲其子沆名處士所居堂曰孝廉謁銘恭甚雖於再於三不已也處士蓋嘗以年得官矣卒名處士不衰銘曰

聞古孝貞參與騫其廉能楚兩孫千載不嗣世紛翻誰與作者歸九原三峩嶷嶷棲天根曰惟李世宗厥門淳龐古義翁廼敦有相閭里仁流渾九華繼作申雅言詩之其廬乾道元

嘉州德山和尚塔銘并序

金山大浮圖印公具書載其師遵法業佛之道云云以來未幾則又以其徒慧海之狀來曰吾師雖老空山亦既克終且壽矣凡謂沙門空義也空者不足以存存紀夫空者其又足以存耶然吾有請於君子義於何屬吾將以振吾流也予於是可其請師名靖素漢嘉人族李氏家世順善性堅忍服勞屏翫年十九得度於德山紹覺師受具於丁真師蓋常遊行西州退而山栖因自奮

曰聞之佛者吾祖法吾門也分門者庆祖吾佛所不印
矣所謂禪那者經與律者不識則三貫之則一吾識之
矣且一水顧異月萬竅顧異風乎遂發楞嚴諸秘於師
旦道人又通圓覺華嚴大論於歇巖道融諸師最後從
大峩長老遵奇遊與九頂照通書此兩人者有徒衆禪
學明備雅素絶人者也師依倚既久乃去由是語默有
本其自植類此先是徳山外邊三峩三峩者大士普賢
所廬也凡四方旁近郡行遊禮敬春盡日數十百車衲

士過客良勤然閒有內行不治賓遊益落師用是嚴節
度具客舍舍上之同流聞聲亦皆至至悉可久雖不至
者亦稱予不衰師又常裒已所有易置田以飯九頂堂
聚者人怪之故師笑曰取之四衆則予之四衆我道蓋
是矣嗟乎師可謂善導且予人之周也年七十有二臘
五十有三乾道元年九月初示疾既七日乃逝十月闍
維之薪盡得不壞者二遂塔於山之南餘骨畀之法導
師旨云弟子二人曰寶燈曰寶印金山師也孫慧海智

平智穆智觀慧慈慧㝎等三十人慧海殊通故餘亦有
聞師天姿粹純律守嚴甚嘗曰我之威儀自視無不足
所不足者少林別傳之旨播於南州吾不能東以較吾
之所有吾命也且吾宗迦葉始以一笑得諸其師而林
濟以喝接諸其所以師其戒光定力相烝相摩至今者
誠有偉於造物者也林濟數傳而得楊岐會三傳而得
圓悟勤勤起而林濟之道益大今吾之鄰曰某峯民者
實主於勤之室者也吾契之吾何其病乃復命印畫民

之道其後摘之使東曰吾今塵垢死生矣汝無庸侍我
盖四方充然聖諦廓然汝得吾亦得也即以故征行江
上決擇孤明諸公貴人至俛首禮之延坐道場井井皆
冠三吳者人皆以圓悟為不死而揚岐之路不荒矣嗚
呼其非師力也乎其不尚可銘也乎銘曰
三嵗環環與天齊大士所廬山所滋彼金光界飛參差
下相觀瞻敢瑕疵有庸者予涸爾緇六鑿顛倒心體披
類汚神山窈厥輝誰歟返此素以之口翻大論與毗尼

律精非傳律自持融三以一昭厥垂唯大弟子秉佛機慧風曾扇南東施我知其根懟所思有欲崇之此其師

贊

贊大慧真

言上人圖大慧謁九華贊語九華曰圖者幻贊者亦幻兩者俱幻矣且道大慧竟在甚處言呵呵而退九華曰這阿師笑中有刀姑此為贊

有像無像雲容鳥跡有舌無舌風雷錯出一生造彌天
罪萬古受無量屈只因倒喝起須彌至今滿地生荊棘
這尊慈似不似識不識長空走月月走空癡人對影休
尋覓咄

贊喻彌陀

非真非訛筆端彌陀非鐫非刻石上彌勒昔人方便殊
勝門大似虛空遺鳥跡還見麼善財樓閣變虛空古今
待接無窮極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錄監生臣范維城

謄錄監生臣卞爾巖